

尼克森訪匪之檢討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四十九次學術座談會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六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該所會議室舉行第四十九次學術座談會，討論題目為「尼克森訪匪之檢討」。座談會由該所副主任鄧公玄教授主持，應邀出席之學者專家計有王世憲、谷正鼎、李其泰、周道濟、徐熙光、陳治世、陳捷先、湯絢章、項迺光、趙忠謨、趙先運、鄧公玄、郭乾輝、馮達、朱文琳、陳元、陳紹賢、尹慶耀、雷崧生、羅石圃、石樂三、陳森文、翟因壽、盛子良、丘宏達、陳明、張乃維、孫德湘、陳三井、王建勳、沈鈞傳、張和蘊等卅餘人。茲將當日發言要點刊載於後，以供參考。

主席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本所召開學術座談會，因為吳主任另外有其他要事，不能參加，要兄弟代為主持一下。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題目是：尼克森訪匪之檢討。關於這個題目，當然是大家所最關心的，同時在報章雜誌上也登載了很多關於尼克森訪匪的情形。由於大家對於這個問題都特別關心，所以我們要來作一次更深入的檢討。

今天承各位專家學者前來參加，本人代表本所表示熱忱的感謝。由於這個問題大家都有了相當的瞭解，所以，本所不打算做一個預備的報告，僅提出了幾項討論的大綱：（一）高層秘密外交的利弊；（二）尼周「聯合公報」顯現什麼？隱藏什麼？（三）美國的毛共政策對世局之可能影響；（四）我們的態度與立場。當然除了這四個項目以外，各位先生有其他的意見，同樣地可以發表，所以並不限於這四個範圍以內。

現在我想不耽擱各位先生的時間，就開始請教各位先生。

王世憲先生：

共匪佔了很多便宜

美國實在吃虧很大

主席、各位先生：湊巧王字筆劃最少，主席又採取點名方式，所以對於我是很不利，可是同時也很有利。不利的是我沒有法子先聽大家的高見，因為聽了人家的意見，不是可以借用人家的話來講講，很便當嗎？至于說有利，就是可以把這個事情先做了，同時也就是所謂拋磚引玉。

關於今天座談的，現在大家都在談，像我們立法院，尤其其在外交委員會的委員們，更是談得多了。因為大家都在談，所以反而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談起好。今天國際研究所預備了一個大綱，我覺得很好，要不然，要我自己去組織起來，反而費事，況且時間很有限。現在我就照這個大綱談，並向大家請教。我對於這個大綱的四點，把他串起來，有一個總的意思。我總認為這一次尼周會談，實在是美國外交上的一個失敗，將來從歷史眼光看，不但是美國對與我們——盟邦有負道義上不够朋友的責任，而從整個反共陣營來說，他對整個的人類是要負很大的責任。就是退一步從美國本身看，這次會談是否有益，也要待歷史來證明。最低限度我可以說這次尼周會談，中共方面是佔了很大的便宜。

關於頭一點，是高層秘密外交的利弊，好像這個題目是廣泛的，可以不必談尼周高層秘密外交是造成世界勢力均衡的一個傳統方式，要講利弊，利的是可以達到世界一時的太平，弊是強國的勢力均衡必需犧牲弱小的國家。這次尼周會談，是尼克森向中共低頭的會談方式，並且尼克森（自然包括季辛吉在內）根本不了解在共產黨的背後有一個思想（主義）的大力量，要與之談勢力均衡，是辦不到的。所以在我個人這種基本觀察下，我不稱他做高層的「秘密外交」——最低依傳統的意義來看是如此。我並且認為美國此時要跟共產黨談秘密外交尚談不上，而共產黨也不相信美國是會守秘密的。所以我的看法仍是：這次會談中共佔了很多便宜，而美國方面實在是吃虧很大。

第二點關於尼周聯合公報本身，因為根據我的總的看法，我認為他不算

(2) 五五二

是「聯合公報」，它們自己也只稱為「上海公報」，即就形式言，依傳統的眼光去看，世界上過去還沒有像這種各說各話的聯合公報，再看看它的內容，既是各說各的話，又如何能稱之為聯合公報，所以也只好勉強稱之為上海公報。至于這個上海公報顯示了什麼？隱藏了什麼？我同大家的看法不盡相同，我認為沒有什麼秘密，也沒有什麼隱藏，共產黨利用這次會談做為它的冷戰的一部分，即所謂「鬥」的一種方式，務使他們談判的戰場上得便宜。所以這一次，主動是在共方，尼克森恐怕去不成大陸，共產黨就利用這一個弱點，取得許多便宜。我可以說這次——中共是利用他要去，而它獲得聯合國的席次，它們老早佈置好了，美國這次在聯大最大的失策，是以為重要問題策略不能用了，孰知結果最要緊的投票還是在「重要問題」上，而「重要問題」的案子，我們知道所差的不過幾票，這個幾票怎樣失掉的呢？就是季辛吉之行，尤其是二次之行，現在連美國自己也知道在時候方面鑄了大錯，老實說這都是中共預先佈置好了，這個預先安排就是利用會談做為獲取聯合國的席次的「鬥」法，如果沒有這個會談，重要問題的三票是不會失掉的。所以我說：他們想利用這一次公報，如何盡做一種鬥法，而在這個鬥之中，它讓美方吃虧就夠了，大可以不必有何秘密，他們反而要叫美國在公報的顯現中盡量吃虧，這就是中共的鬥法。拿「台灣問題」講，中共盡量說了它們所要說的，而讓美國不能，乃至於不敢說他所要說的，美國就在這個不能顯現之中吃了大虧。換而言，共產黨對台灣的立場，就在他所顯現之中一點也沒有放棄，而它要逼得美國在他所顯現之中，向全世界表示他對中共讓了步，最明顯的尼、季在沒有去以前，天天對我們做了許多保證，而到了大陸說不出來了，在公報上也無法提出了，況且還要說要撤退等等。至于說公報發表以後，才能把條約義務重申，這似乎是可憐到像阿Q的方式，美國這個國家一切擺在台面，他是不善跟人作冷戰式的談判，他在第一次第二次大戰的勝利，就仗着他會打仗，打硬仗，打正規仗，打傳統仗，他不會跟人家作冷戰談判，就如同他不會打游擊仗一樣——一定會失敗的。另外有人的看法認為公報所隱藏的可能是對抗俄的問題。我的看法也不同，我認為只要在文字上有一些對俄的顯現，中共也就覺得美國已被他利用了。中共絕不會暴露它怕俄的弱點。美國也不願把這個心理的秘密向中共暴露的。所以我覺得在公報的顯現部分中共又算鬥勝了，大可以用不着有何秘密。

關於第三點，對整個的世局，我還是本着我的主題，認為尼克森之行，是共黨擒王的門法成功，把民主陣營的王擒到。尼氏之行等於俘虜，這個對世局最大的影響，是從今以後，沒有民主跟獨裁兩個顯明的壁壘了。廿多年來的冷戰把美國打垮了。在共黨方面，固然有中共與俄共的一個分立，可是它們並沒有被打垮，更沒有被俘虜；而我們這邊，王被擒了之後，本屬于民主陣營的國家，各奔東西。因為就羣龍無首了，不是投向俄就是投向中共。這個很明顯的——馬上下班斯坦的戰爭發生了，馬可仕夫人也要去找中共，以色列也要去找蘇俄了。聯合國重要票投完以後，票數的比差就充分表現各奔東西的現象。現在人類無所謂民主與極權之分。尼氏對全人類要負責任即指此而言。大家只有憑強權利害，各求自保。這個影響實在太大了。美國本身將來都要受其害。美國無論做警察也好，做民主陣營的領袖也好，都有資格拯救人類，避免赤禍。今天被他這樣一弄，人類實在可能要經過一個很大的痛苦。因為美國人是一個不老練的民族，一舉一動他自己不曉得可以影響這麼大，到曉得派代表到處說明解釋，太晚了！無用了！

最後一點，在這個情勢之下，大家要按我論點歸納，似乎是非常悲觀的。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無所謂，我們本來就是這樣，今天還是這樣，不過給它在「聯合公報」上，在文字上，更明顯露出我們的這樣。我們過去已經支持了廿幾年，我們還要繼續維持我們的局面，因此，我覺得我們現在，在積極方面，一定要自強，並且還要作最壞的打算的自強。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處境，應有和邱吉爾當年一樣的決心。假使時間支撐愈久，可能給我們的機會愈多。季辛吉也認為中共老的一代和第二代接不上氣，可能是它最大的危機。我個人也有同樣的看法。季辛吉為鼓勵我們，還希望我們好自爲之。這個機會，只有在我們自強與要作最壞的打算，才能得到。美國的許多保守份子，也覺得這是我們出路。並且我們還要在實力與軍事方面作最壞的打算。具體講來，要整個把國家放入戰時狀態。我們固然今天經濟很好，可是能夠節省多少錢下來，包括人民的生活等等，都要戰時的生活，把所有省的錢，應當在軍事上充實，並研究如何利用與美國所訂的防衛性條約，這是我根本的看法。另外在對外外交方面，我們只好相信美國的保證。在這個保證之下，我們罵他，一點也沒有用，他確實實實是被騙，被要，不是出賣。我們對美，在外交方面，一定要能夠時常提醒他，儘管他聽或不聽，使他自己檢討

之下有所了解，要用他自己的本身的利益去打動他，而後也顧到我們的利益。就是說你存心是很好，可是談判不是你的專長，你假使還要談判的話，要顧到的應當很多很多。所以我們要時常跟他保持密切的聯繫，使他和我們可以在共同目標的方面，求得我們的外交利益。最後我感覺我們應當有一個新的號召，在這個情形之下，就是我剛才講的，兩個壁壘沒有了，而現在又是美國這樣一個政策。我覺得我們在新的號召方面，應當承認大家都覺得中共今天很有力量，可是我們台灣力量也不薄弱。是兩個方式，一個是共產黨方式的力量，一個是我們台灣，或者我們就不叫做民主，我們就叫三民主義之下的一個力量。我們要簡單一點，讓人家明瞭，讓人家知道共產黨是國富民窮，而我們可以做到國也富民也富，應當有這種新的號召，讓人選擇。請世界睜開眼睛來看，這兩種方式的政府，人類應當選擇那一個。我們台灣有的是資料可以供我們自己來表現，來說我們的好處。我們不必一定僅說人家的壞處，而不發揚我們的好處，這是新的號召的要旨。我們的宣傳，要號召我們如何好，我們人民生活怎麼好，叫人來選擇我們這個。我以上意見不是太成熟，不過我是在提出一個新的號召。總結起來，我們自己要自強，一定要作最壞的打算，尤其承認今天是存亡之秋，要有戰時的氣氛，應當要有軍備的準備，而在外交方面，與美國應當有新的周旋方式，另外要有一個人家認得響亮的新號召。謝謝大家。

谷正鼎先生：

尼克森訪匪一定有秘密協議

自由世界反共團結從此崩潰

我想就尼周公報上所顯現什麼？隱藏什麼？我始終認為，他們中間絕對有秘密的協議，為什麼會有秘密呢？我們可以看出，羅吉斯國務卿有許多會議都沒有參加，而與毛匪澤東及周匪恩來所舉行的許多重要會議，都是只有季辛吉參加，照理說這是不合外交常規的，一定是會有秘密的，這就是一般常識就足以判斷的。至於美、匪雙方的秘密何在，我認為不一定是對台灣問題，而可能是對俄國的問題，共匪之歡迎尼克森訪大陸，主要是為對付蘇俄

我們可以從公報上所說的所謂不讓大國獨霸亞洲，不讓大國及其集團在亞洲稱霸等等，這是對付誰呢？當然是指俄國而言。所以美、匪如何防止俄國在亞洲的發展，我相信毛匪澤東在和尼克森會晤一小時期間，已秘密決定了美匪秘密對付蘇俄的重大原則，這也可以證明，為什麼尼克森要訪大陸？為什麼毛匪澤東要降心相從地來邀請尼克森來求和解？那就是為對付蘇俄，所以美匪雙方此次對俄國一定有密約。此外爆發之點可能是在印度與巴基斯坦問題，不久的將來，印巴問題可能會有新的變動，而這一變動的發生，可能就是密約開始逐漸表現的時候。所以尼克森訪匪，不是帶來和平，而是製造戰爭。我們認為凡是國際間所有一切高階層會議，無論任何國家間秘密協定，都是見不得人的，違反公理正義的祕密勾當，都是自由人類應該反對的。

在公報中，我認為尼克森最大的錯誤在承認共匪的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所謂五原則也者，實際上就是共黨滲透、顛覆、侵略的烟幕彈，因為共黨所稱的不干涉內政等等，和自由世界民主國家的解釋完全不同，換言之，共黨在其他國家可以滲透、顛覆，這是它們的自由；但是如果自由國家去援助友邦，保衛自由，共產國家就說這是干涉內政。對此尼氏竟贊成，而美國自由、民主、博愛、及維護「人權」的立國精神以及美國歷年來扶植弱小、保衛自由的努力，却一句也沒有提到，而尊重條約義務亦一字不提，反而去承認共匪侵略煙幕之和平共存五原則，這也可以說是尼克森的失敗，也可以說是尼克森代表着美國在精神上的墮落。共匪的和平五原則在亞洲人看來，是業經破產，不值半文的陳腔濫調，而尼克森會晤已從人，視為圭臬，豈不可恥？共匪與印度的尼赫魯、印尼的蘇卡諾表面上曾大談和平五原則，而實際上則出兵攻打印度，並在印尼製造顛覆政變，在東南亞大肆擴張，故所謂五原則者已為亞洲人民所不齒。

至於公報中涉及台灣部份，其論點與尼克森歷次所發表的主張相符合，且美國在上海即發表要維持對台灣協防條約的義務，美國認為並無出賣台灣的觀念。但從我們的立場來看，美國政府與我國視為叛亂集團的共匪去談台灣的問題，是違反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的。尼克森既口口聲聲要尊重對中華民國的條約義務，我希望他不是徒託空言，而是要以事實表現。

談到可能對世局的影響如何呢？剛才王先生已經說得很明白了，王先生認為尼克森為自由世界的罪人。記得在上一大座談會上，我也曾說過過尼克森

訪匪之最大的錯誤，是使自由世界二十幾年來的反共團結從此崩潰，歷史的判斷，可能視為尼克森的罪惡，正與王先生所說的，「尼克森可能是美國的大罪人」，其意是不謀而合。自從尼克森匪區之行以後，我們就亞洲來看，如日、泰、菲等國的態度，都是感受震驚，徬徨無主，精神動搖了，但是這種精神的動搖，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過渡的現象，用日本人的名詞來說，今天是個多元化的時代，已經取代了以前民主與共產兩集團對立的二元時代，但是我們要認清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自由民主與共產奴役是絕對不能並存的，目前的多元混沌的局面，只是過渡現象，最後的結果，還是歸結於民主與共產的鬥爭，我堅決地相信，還是自由民主獲得勝利，所以就今天來說，尼克森之訪匪，給自由世界帶來了很大的損害，但是這種損害是暫時的，這個損害終究還是要克服的。

此外就是美匪雙方對俄國的問題，尼克森可能想玩弄權術，聯匪制俄，來挑動匪俄鬥爭，但是我們要知道，正如我前次所說的，如果匪俄鬥爭，美國不插手，它會自由演變，也許可能互相動武，但是如果美國一旦插手，俄國就不會有所行動，我們都知道俄國一向是老奸巨滑，陰險險狠，俄國眼看美國想挑起蘇俄與共匪的鬥爭，從中利用，俄國是不會上當的，它也許將鬥爭的箭頭暗中指向美國。此外就是美國因尼克森的訪匪，在國際上的外交信用破產，現在世界上那裏還有國家會相信美國的承諾，為什麼美國一再強調條約承諾，結果別人還是不相信，這就是美國的信用動搖，如果一個國家的對條約承諾信用良好，根本就不必天天說，別人還會相信，而口頭上天天說的，信用就可能有了問題，別人顯然不再相信了，所以我覺得，美國外交信用破產，是美國的重大損失，也是尼克森面臨的最大問題。

至於我們的態度與立場的問題，我認為無論世局如何變化，如何險惡，我們三民主義的立國精神是信守不渝的；我們光復大陸、拯救同胞、消滅共匪的基本國策，無論如何是堅持以達到勝利的；我們的國家，應當是為正義、和平、民主、自由而奮鬥。我們的立國精神與基本國策不變，但是我們的外交策略則是因時因地靈活運用，外交策略應當把握理想，配合現實，而機動運用，但是我們有時候不能只強調外交政策的變動而忽略或損害到自己國家的基本立場，這是我們今天要特別注意的，所以有許多天天在談「聯俄一或與共產國家交往等等，我覺得這是一個可會意而不可言傳的問題，如果

宣傳太多，結果未受其利，先受其害，沒有得着羊肉吃，弄得滿身腥氣臭，我們是三民主義的國家，我們是有原則的，不能病急而亂求醫。

美國的病根是在共黨的滲透，而美國社會仍有雄厚的自由潛力，其立國精神與我國相同，其人民的生活方式與共產絕不相容，中美兩國必須團結反共。過去這一年，我們吃了尼克森很大的虧，也可以說過去這一年，我們是秉承 總統莊敬自強、鬥志而不鬥氣的精神，來對待美國。但是今後尼克森可能連選連任，在他連任之後，是否有變動呢？拿他的外交咨文來看，他的政治態度可能有變動，爲什麼呢？因爲他在外交咨文中，表現得較過去爲積極，集中強調美國重視世界安全的秩序，集體自由的權利，絕不放棄條約義務。其中如國防經費較上年增加七十億美元，他的外交咨文中強調美國與日本、中華民國、菲律賓及大韓民國的安全條約仍舊是區域安全的基石。尼克森在其外交咨文中，重申要維持對中華民國的友誼，維持對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信守對中華民國的條約承諾等等。這是今天美國民間及國會的輿論逼着他不得不如此說，這是美國人對中國的共同情感，美國的社會現雖不一定贊成我們反攻大陸，但是美國民間要維持台灣的協防條約與維持對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確是很普遍而深厚的，所以我們只要掌握這幾個重點，我相信只要美國維持對我的條約義務，維持對我的外交關係，他同共匪關係的正常化就很難做到，而共匪主要的問題就是要想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所以我們今後將以我們在台灣的建设成績來爭取大陸同胞的歸心，及世界的同情，我們只要能堅持革新進步，苦撐數年，大陸及世界局勢自當將有利的轉變，我們一定能得到勝利。事實上在尼克森訪匪前，我們很擔心，怕許多美國記者到大陸去以後，會一窩蜂向美國爲匪宣傳，會造成對共匪一面倒的有利形勢，但事實上也有許多頭腦清醒的記者，知道共匪的黑暗統治，看出共匪的許多毛病，所以我們今天應該對美國說，美國與共匪的往來，應當在對等的立場上往來，不能讓共匪對美國選擇立場左派的記者前往訪問，替匪宣傳，而美國則敞開大門，隨便讓共匪人員滲透顛覆。此外我們在國內應團結奮鬥，求進步，我相信大陸會發生問題的，不一定要等到毛匪澤東死後，我認爲毛匪在世時就有問題，因爲共黨內部的鬥爭永無止境，所以大陸的情形正如我們總統所說的，一夜之間可能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一般預料，尼克森訪匪後，共匪內部的整肅問題又要展開。這一次尼克森訪匪時，爲什麼共匪不擺人

民歡迎場面呢？固然這可能是策略的運用，但是大家要知道，大陸內部有問題，共匪不能控制秩序，共匪不敢讓大陸人民和尼克森和美國記者見面，鐵幕的黑暗統治，見不得人的，鐵幕戳破，共匪的奴役統治即無法維持。由於時間的關係，就此結束，謝謝各位。

周道濟先生：

我們更要加強中美關係

但決不要存心依賴美國

I、高層秘密外交的利弊：

所謂高層，如指國家元首，最高行政首長，或一國最有權力的人物，則高層秘密外交的優點，當有以下數點：①便於直接決定，縮短談判的時間。②易於保守秘密，避免各種反應的干擾。③加深談判的效果，顯示交涉過程的隆重。至於缺點，則有以下數點：①由於一時的感情作用，可能做出不正確的決定。②由於直接面對面地談判，且時間不多，缺乏緩衝的餘地。③由於政局的變化或輿論的反對，對各該國不一定有強固的拘束力。

II、尼周聯合公報顯現什麼？隱藏什麼？

在尼周聯合公報中，尼克森同意將中國問題認作「台灣問題」，不能不說是對中共的一種讓步。他所說的「認識到台灣海峽兩岸任何一方的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表面上似乎中立，實際上無異接受了中共的觀點，忽視了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的主權及光復大陸的國策。

再者，尼周會談，既然是秘密談判方式，自可想見：這中間一定隱藏了一些東西。不過，究竟是什麼東西，目前尙難肯定。

III、美國的毛共政策對世界之可能影響：

①原來已承認中共的國家，如英、法，恐怕會加強與中共的關係。

②原來游移不定的國家，如西德和日本，恐怕會設法接近中共，甚而承

認中共。

③原來與中共有重大裂痕的國家，如蘇聯，更會反對中共。

④在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世界中，由於美國本身出爾反爾，很多國家，特別是南韓、南越，將對美國失去堅強的信心。

總之，美國與中共交往的目的，其終極目標，乃在於謀取世界之和平，而中共則以談判為鬥爭的一種手段。今後世局的關鍵，一方面在於中共是否會有適度的自我調整，他方面也要看美國在與中共的交往中，究竟能對中共產生多大的影響力。這中間的變化很大，真難預測了。

IV、我們的態度與立場：

以目前而論，中共有求於美國者多，美國有求於中共者少，然而，尼克森為什麼親赴北平，而非毛（或周）來到華盛頓？這原因，除屬於一個人性格，政治思想背景，及國家的環境和歷史」者外，最重要的是：美國是民主國家，不久就要舉行總統選舉，尼克森為了競選連任，實在等不及了。說得刻薄一點，如果尼克森於一九六五年已當上總統，不能再得寸進尺，情形可能就不不同了。反過來說：中共則無所謂，他們的領袖，不是人民選舉出來的，用不着有這種顧慮。

因此，中華民國的對美外交，不是對尼克森等幾個美國人的外交，而是對全體美國人的外交，只要大多數美國人不背棄中華民國，尼克森也不會也不敢背棄中華民國。

美國人雖然重視現實，但美國確實是民主國家。我覺得：美國畢竟是中華民國可與相處的盟邦，美國人民也的確是中國人民可與相處的朋友。我們對一部分美國人，包括尼克森總統在內，當然可以批評，但不必漫罵。此時此地，我們更要加強中美的關係，但決不要存心依賴美國。我們要面對現實，適應環境，盡力健全自己，澈底改革，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也只有這樣，才能創造自己的前途。

李其泰先生：

秘密協議美予匪經濟技術援助

匪則承認美在西太平洋之海權

關於尼克森總統此次大陸之行，許多人已經提出了許多不同的看法。我也曾表示過我的觀感，這些都不必在此重複。我看了上海公報以後，不免想到一些問題，現在我把這些問題提出，請各位指教。

我首先想到一個問題——除了公開的全文外，是否還有不公開的協議？在大陸之行之前和後，尼克森總統會一再肯定地表示，此行完全是為了謀求和平。他又曾屢次強調，決不為了爭取新朋友而犧牲舊朋友，也決不在中國大陸為第三國或代第三國談判什麼問題。這些肯定的表示似乎告訴我們，除了公開的上海公報全文外，再無其他保密之事。

我却沒有這種看法。俗語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假如硬說沒有，這與我對近代西洋各國外交史的知識和讀書心得不合。自從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以來，西洋大國的掌權首腦，為了商談和處理重大的國際問題，舉行高案會晤，並不是少見之事。每次高案會晤，除了當時公開的協議，都有秘密諒解，不見於公開的公報。如果說這一次確是例外，似乎甚難使人信服。尤其是雙方幾乎已有四分之一的世紀處於「對抗」狀態，一旦有此「突破」，而全部協議僅限於上海公報，總給人們一個疑問——「恐怕不如此簡單吧」！與此密切有關的問題便是：既然協議不限於公開的全文，那麼這些秘密的部份是否針對在台灣的問題呢？換句話說，是否以中華民國為犧牲品呢？對於這個疑問，我的看法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如果有什麼不公開的協議，它不會是犧牲中華民國。

在動身之前和大陸之行以後，尼克森曾迭次肯定表示，尊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繼續與中華民國保持外交關係。此項確保不僅對中華民國表示，也對各有關的第三國，甚至對世界各國公開聲明。既然如此嚴正地和肯定地表示，當不至於會有言不顧行的事。在歐洲列強的外交史上，損人利己的祕密交易不足為奇，較早者如俄普奧三國瓜分波蘭，較近者如英法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像這樣傷天害理的事，美國外交史上尚未見過。

我不是憑藉道德原則，而論斷國際政治或美國外交。假如從道德觀點去接觸國與國間的政治關係，絕對經不起考驗。所以，我完全是站在現實的觀點，而論斷這件事。尼克森的所作所為，都離不開競選連任總統的打算。此次大陸之行，部份動機還是為了競選。假如他一面強調決不作祕密交易，另一面却做了言不顧行的事，是極難保密的。不久以前，美國國防部裏一些高度

機密的文件，都是有關越戰的作戰計劃者，不是被人把原件在報上公開嗎？尼克森先生能對此不獲得一些教訓嗎？

保密工作不論做得如何周詳，總難做得天衣無縫。誠如俗語所說，「如欲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何況，像這樣的高度保密，是兩方面的事。不論故意或無意，尼克森方面和周恩來方面都不能有分毫疏漏。僅就美方而論，有半點不小心，露出一點馬脚，便將爲尼克森的競選對手或政敵所乘，對尼克森的競選將形成莫大的打擊，其後果將是不能想像。聰明如尼克森先生，當不至於想不到這一點。

大選日期即將來臨，競選活動和佈置也愈將白熱化。韓福瑞、穆士基、麥高文、林賽、傑克遜以及華萊士、愛德華·甘迺迪等人，誰都不是簡單的人物。競選連任的尼克森先生，更像是馬戲團裏表演走高架鋼索的演員，必須全神貫注，不能有絲毫差錯，一步踏空，後果不堪設想。

還有一點不妨一提。此次隨行採訪的美國記者，有八十餘人之多。在美國新聞界，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美國記者千方百計採訪新聞，本領的巧妙是全球聞名的。而且，他們的胆量也特別大，真是天不怕地不怕，祇要確有其事，硬是把它公開。他們的背後，有民情和輿論的支持，事情鬧到法院，還有法律的保護。這是全球人士皆知的事。尼克森能對此不存戒心嗎？李辛吉精研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史，他雖然善於巧妙地運用秘密外交，他能不顧尼克森當前所處的實際情況而敢以尼克森的政治生命和名譽作冒險或賭注嗎？

我一方面認爲雙方必定還有不公開的協議，另一方面，我又認爲這些秘密的協議決不是針對中華民國。那麼，它的內容是什麼呢？

據我的了解（當然主要地還是猜測），不公開的協議也許不外下列幾點：

1. 美國對中共提供經濟與技術援助，在農業、工業、交通等各方面推動建設。在初時，中共會得到蘇聯的援助，以後雙方交惡，來自共產世界的援助斷絕。目前，中共急需資金和設備。既然尼克森急圖結束雙方的對抗，經由談判而謀求協調，中共便在這方面打主意，解決當前在建設上遭遇的困難，又何樂而不爲呢？美國於一九三三年正式承認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在此以前，美國人已提供大量的資金和技術，幫助史達林推動五年計劃，例如

尼克森訪匪之檢討

造水壩建工廠等。這不是歷史事實嗎？

2. 雙方也許會有「互不侵犯」的協議，也許還會有「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更具體承諾。尤其是後者，雙方是最感恐懼的事。如此安排，便使雙方都有了安全感。特別是在尼克森總統看來，增進中共的安全感最重要。他似乎企圖使中共信服，艾森豪和杜勒斯時代（當時他任副總統）的「戰爭邊緣」政策，已隨世界情勢的轉變，而成爲歷史的陳蹟。他似乎深信解除中共的恐懼感，增進中共的安全感，便可逐漸誘導中共在對外行爲上走向溫和的路線。

3. 在外交上，決無片面的「施」，而無相對的「予」。此次尼克森大陸之行，在這一方面也不會是例外。既然，美國承諾了對中共作較大幅度的經濟與技術援助，尼克森總也得到了一些回報。據我看來，此項回報便是中共承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中共深知自身不是海權國家，建立強大的海權亦非旦夕可以做到（尤其是中共在當前的處境下），此時把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清算掉，便在西太平洋上造成「權力真空」。中共既無力填補這個「權力真空」，大英帝國早已自蘇彝士以東撤退，乘虛而入者便是蘇聯。蘇聯的海權已伸展到孟加拉灣，下一步便是經馬六甲海峽而伸展到西太平洋了。自黑龍江起，經蒙古新疆，到喜馬拉雅地區，中國大陸被蘇聯包圍。如果在西太平洋上，再遭蘇聯的阻塞，試問對中共有何好處？既然尼克森急圖與中共結束對抗和謀求協調，就讓美國海權留在西太平洋，以牽制蘇聯在這地區的發展，和解除來自蘇聯海權的威脅，對中共又有何害？

談到西太平洋的戰略意義和美蘇海權，這是另一複雜的問題，必須另作研究，這裏不能詳論。

據我看來，如果還有什麼協議，不見於上海公報所公開者，大概便是如此了。我對以上的猜測認爲：「雖不中，不遠矣」。這些協議（假如真是有的話），雖然不見於上海公報所公開的全文，但是它與上海公報全然一致，祇是較爲具體化而已，甚至可以說是從上海公報中的原則引伸而來，並不違背或抵觸上海公報，也沒有以第三者爲對象。所以，尼克森先生儘可大胆地說，決無秘密交易，而不至於臉紅或內疚。

以上所說，是我對尼克森先生大陸之行和上海公報的一些看法。當然，我必須承認，猜測占很大的成份。是否真確，有待事實證明。最後，我有一

點必須強調。對我們而論，中美友誼的增進加強，是極端重要的事項。我們不可執一而論，遽下評斷。國際政治是一門專門學問，必須作科學研究。僅憑靈感、直覺、衝動、憤慨而決定外交政策，是最危險的事。

蘇東坡在「留侯論」中有一段話：「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這一段話確實是至理名言。蘇東坡所論者是「豪傑之士」。對於一個偉大的民族，這一段至理名言又何嘗不能適用呢？

陳治世先生：

美與匪將逐漸加強接觸

我外交應採取必需行動

主席、各位先生：

尼克森這次訪問中國大陸，是在下列史無前例的特殊情況下進行的：

一、毛共的非法組織盤據着中國大陸的領土，壓制着中國大陸的人民，成立了非法政權，幾十個國家給予承認，並且和它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另一方面，中華民國原來的合法政府，仍然在中國領土上繼續行使合法的統治，有許多國家繼續的承認、支持和合作。這種合法政府和非法政權對立的情形，已經存在了二十多年。

二、居於超級強國地位的美國，不但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相互往來，彼此合作，而且負有共同防禦外來侵略的條約義務。它負擔這種義務，不是單為中華民國的安全，也是為它本身的基本利益。

三、世界上的超級強國，只有美國和蘇聯兩個，同時存在，美國要圍堵蘇聯，以阻止它向外擴張，蘇聯則盡用各種機會和方法，要向外突破，而且它的突破政策，已有相當成效。現在美蘇雙方都想爭取更多的與國，以便於應付對方。

四、由於毛共政權佔有廣大的領土，控住比任何一國人口為多的人民，持有核子武器，正在窮兵黷武，構成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毛共政權本來

是蘇聯培養的寵兒，而今却成了蘇聯的大敵，正被尼克森看中，以為是拉攏毛共政權以抑制蘇聯的時候。

尼克森在這種國際情勢下，決心要拉攏毛共政權，甚至企圖和它建立正常關係，但他同時又要信守承諾，履行條約義務，維持美國和中華民國的固有邦交。這種政策等於同時吞吐，討好姑來婆又怨，如果按照傳統外交方式進行，是絕對做不到的。但他已下了嘗試的決心，他唯有打破傳統，放棄國際間習慣的外交方式，來達到他的目的。

現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美毛雙方已經選定巴黎，作為高級代表會談的場所，美方的華森和毛方的黃鎮已開始會談了。他們談些什麼，是無法知道，但據猜想，他們總會談到對我們不利的事情。雖然我贊成李其泰先生剛說的，美國不會公然廢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會以我國為犧牲品，來向毛共求歡，美國如果完全不顧一再公開保證的承諾，必不能於世界上立國，但是，我們必須注意，今後只要美毛雙方代表繼續會談，對我們不利的事情，便可能繼續增加，不利的程度不是像老虎咬，而是像蚊子叮，我們如果不隨時預防，便可能患上大病。

尼克森既然已經採用一反傳統的方式，來達到和毛共溝通意見的目的，他便會選擇非傳統的方式，進一步和毛共勾搭，做到實質上是傳統的外交往來。因為美國和我國仍維持邦交，互設使館，互派大使，尼克森當然不能在維持中美邦交的原則下，邀請毛周訪美，但他却願低首下心，親訪北平。在維持中美邦交的原則，他也不能正式承認毛共政權，以建立傳統式正常關係，但他轉個彎，變個相，派代表利用他國的首都來進行交易。這種代表會談，雖然不構成美國對毛共政權的法律承認，却在實質上做了儼然像已呈遞國書的使節所能做的事情。

眼前可以猜想到的，美毛代表一定談到怎樣促進彼此貿易的問題。為了促進貿易，再過些日子，雙方可能用漸進的步驟，建立領事關係。建立領事關係時，美國仍然可以辯說，這並不表示對毛共政權的法律承認，美國在法上仍然視我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我們也難用法律的理由加以阻止，引據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和中美共同防禦等條約，未必發生作用。美毛領事關係萬一建立後，雙方的領事人員，便可以領事之名，暗中從事外交人員的活動，不但會妨害中美貿易，而且會影響中美邦交，更嚴重地打擊我們

的地位。

當然，美毛建立領事關係一事，不一定發生，却可能發生，縱使發生，也不一定在很短時間就會到了成熟階段。萬一不幸真的發生了，我們將怎樣因應？抗議？未必有效。召回駐美使節？正中毛共的統戰陰謀。關閉使館？絕交？那更不是上策。唯一的上策，便是未雨綢繆，及時防範那種事情發生，爲了防範那種事情發生，我們應該放棄傳統的外交觀念，要用非傳統的外交方式，針對着尼克森的意圖，採取一切必需的行動。

陳捷先先生：

尼周公報對我主權地位有損 對世界局勢亦有重大之影響

一、從近代歷史上看，祕密外交是常有的事。這次尼克森訪大陸，似乎也不能例外。至於祕密外交的利弊，本人以爲利少弊多，尤其對一般力量較小的國家而言，它們常是祕密外交制度下的犧牲品。

二、「上海公報」對我國主權地位均有損害，對世界局勢亦有重大影響。若干「公報」中之問題及眞象，可能到本年五月以後，尼克森訪俄稍後，始能漸趨明朗。

三、對美國年來之表現，吾人不必過份失望，更毋須沮喪。一切「操之在我」，自助人助，我國前途，未可限量。

湯絢章先生：

處變局我們應該實施戰時體制 大力推行文化貿易等總體外交

我想尼克森總統訪問匪區，處心積慮非只一日，我們應該客觀地和冷靜地予以分析，從尼克森總統過去的紀錄看來，他是一向反共的。在他一九四八年担任國會衆議員時所處理的希斯案(Hiss Case)起，甚至在一九六〇

尼克森訪匪之檢討

年競選美國總統時，可以說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美國反共領袖。而他於一九六九年就任總統不久，即提出以談判代替對抗之「尼克森主義」。現在他竟然以大事小到匪區訪問，他所以如此作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自然有其原因，首先我想尼克森總統訪問匪區動機，肇始於一九五九年七月，他以美國副總統身份到莫斯科訪問的結果獲得鼓勵——他與黑魯雪夫間戲劇式的廚房辯論(Kitchen Debate)，博得了國際間的贊許以後，他事後檢討，認爲獲得兩種啓示：一爲今後美國與共產國家間應該多求瞭解——意志溝通(Communication)，這是我國孫子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的做法。其次他認爲今後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既不能打核子戰爭，則祇有和平競爭的一途，也就是雙方從事非武力的經濟建設和工業技術的競爭，以競賽結果作爲雙方的優勝劣敗。這兩點皆不能說不合理。此外美國所崇奉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則，自一九四七年起逐漸轉變爲現實的外交主義，目前共匪擁有核子武器，所以迫使美國政府爲了核子對抗，不能不與共匪談判。以上是尼克森總統除了爲下屆競選總統鋪路以外，他訪問匪區的原因。

關於尼克森訪問匪區與毛周兩匪作高階層談判，不可能與共匪沒有祕密協議，至少也應有一些默契，我想我們應該有最壞的設想才是。以下兩項可能是對我不利的默契。

一、美國與共匪不僅如上海公報所謂科學技術文化方面互助交流，美國可能爲了誘導共匪就範而予以經濟和技術上的援助。

二、共匪對於我們的金門馬祖，視如芒刺在背，不少美國朝野人士也認爲金馬可能是中華民國進攻大陸的橋頭堡，共匪可能利用美國人的姑息心理，它在進行的統戰中有對於金馬的政治陰謀。

我們今後的應變與做法，我覺得下列數點值得考慮：

一、我國今日遭遇了這種變局，我們固然應該處變不驚，但不能坐以待斃。我認爲政府可考慮實施戰時體制以應付此局勢。我們的處境，並不比泰國和韓國爲好，我們在維持憲法的原則下，需要實施戰時體制。

二、我們應該集中財力，加強軍備，尤其要購置最新性能戰鬥機，以維護台灣海峽的制空權，我們不能完全依賴友邦，我們自己要掌握自己命運才是，因此凡與國防無直接關係的大規模建設，似乎應予停止，以求節省財力，即如高速公路之興建是否可以暫時停止，就是一個例子。

三、我們在外交方面，已不能完全依賴官方外交活動，我們要大力進行文化和貿易着手的總體外交，現有的民間反共組織亞盟世盟都應該加強予以鼓勵，擴展其活動的範圍。

項迺光先生：

我們要冷靜對待世局

對美日爭取重於批評

主席、各位先生，聽到許多位先生的很寶貴的不同角度的語重心長的意見，都有很大的參考的價值，我同意李其泰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各種看法，並綜合地發表我個人很簡單的一些觀感。

第一、可預見的將來，就是在今後一定的階段裏，匪美可能進一步的勾結，現在是一個新的變的開始，這一點我想我們心理上要有準備。就共匪來講，譬如對尼克森訪問匪區的安排接待會談，這些資料我想大家都看了，譬如它的各種文件，電視新聞的報導，以及周匪恩來送尼克森回去以後，共匪動員了五千以上的羣衆盛大的歡迎，並特別報導，這種情況的顯示，不在於歡迎周恩來，主要表示堅定的支持毛匪澤東的所謂「革命外交路線」，就是說對這個政策要執行下去，所以我們要認識到可預見將來的一定階段的共匪的對外策略。因此我們不要存機會主義的心理，認爲共匪繼續作反美的活動，就認爲匪美的勾搭會中斷或鬧翻，匪美是處於既聯合又鬥爭的局面，但這是平行的並且勾結美國成爲首要的手段，反美的活動不妨害到共匪對美國的勾結。就共匪來講，爲了執行勾結美國的路線，可能在某些問題上，作一定程度的讓步、默契。就美國來講，尼克森的訪問匪區，是經過從長考慮的，也是一定階段的政策，係基於權力政治的觀點，關於這一點我想不必解釋，大家都很了解，這是他的看法。

那麼，既然我們看到是匪美勾結的一個新階段的，當作一個新的變局開始來看，所以今後我們應該重視其演變，要分析其更複雜的變化。第一，就是匪美俄三角關係鬥爭的矛盾、起伏、升降，我們應該仔細地加以研究。第二，我反攻復國的鬥爭，要進入一個更複雜的一個階段。第三，對匪美公報

本身，我稍微補充一點，在公報中隱藏什麼？對我們中華民國的處境又如何？對我們隱藏什麼東西呢？尼克森、季辛吉、羅吉斯，乃至於格林，他們告訴我們，尊重台灣的盟友的關係，尊重對防衛的承諾，我相信這是真的，不是假的，這是一種默契。譬如公報中提到撤退八千多人，這個價值很小，不值得重視，他爲什麼不提第七艦隊呢？我個人一點看法，當然找不到證據，尼克森不會講，毛澤東也不會講，在一定的時間會隱蔽的。尼克森是否可以和毛匪講，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對中共有好處，我們要走了以後，俄國的艦隊如果來了，那你們不是四面受包圍了嗎？這是一。第二，假定亞洲地區的安全失去保障，就是說動亂的局面如果發展的話，亞洲的許多國家感覺安全失去保障，其影響也非常複雜，譬如日本，中共天天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甚麼叫軍國主義呢？沒有核子化那裏有軍國主義呢？在今天的世界上，在日本增加一些自衛隊，這算軍國主義了嗎？當然核壟斷是個關鍵問題。美國和俄國是想要壟斷，壟斷不住了，法國、共匪，都發展了核武器，當然永遠壟斷不住，將來還有更多的國家都會核子化，這是一定的歷史的趨勢，但是能够多控制一天，範圍多縮小點，總是有好處的，站在美國的立場，可能告訴中共，假定日本要核子化，對你們不利，對我們也不利，美國是希望日本在美國的核子傘之下，發展傳統的武裝來配合美國亞洲的政策。因此對俄國的問題，對亞洲的某些問題，匪美雖有矛盾，但也有它的共同點，因此，我做一個大胆的判斷，台灣海峽軍事戰在一定的時間之內，已經減少了，因爲既然共匪勾結美國，運用對美國的政治統戰作現階段的策略來挽救它內外的危機，來企圖轉變它的處境，來均衡對俄國的關係，甚至於希望得到美國的某些幫助，技術的，經濟的幫助，它不會在這個中間來採取戰爭的手段，何況共匪之極端恐懼戰爭，因爲戰爭一定帶來反共革命。所以這可能是默契。那麼對於我們國家的處境是個什麼樣呢？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是面臨今後共匪對我們更險惡的政治上的挑戰。我認爲台灣很安全，但對民主，對歷史，對子孫怎麼交代呢？我們不能保守苟安，必須求進步求發展，以創造復國機運。基本的安全，沒有被侵略的危險，美國人說不會把台灣送給共產黨，這是天經地義的，所以尼克森講的眞的一面，說我不會出賣你，就是不會把台灣交給共產黨，這個很清楚。當然我們不是依靠美國，要有我們的作爲。我想在這個局勢之下，我非常同意我們要冷靜地來對待世局，要站在世界的全

局來看這個局面，不要以我們台灣這一個角度來看這個局面。對美國或是對日本，我們應該冷靜，團結爭取重於批評，更不要謾罵，如何加強與美國及日本的關係，還是首要的，同時我們也要做到共匪之外無敵人，應該有彈性。至於我們自己怎麼樣改革，怎麼樣進步，雖然牽制因素很大，但還是充滿信心。整個反共鬥爭的前途我們充滿信心，這信心是基於正確的理會與了解，決不是八股和教條。以上很坦率很粗淺的意見，請指教。

趙惠謨先生：

把握當前變局創造良好時機

反攻大陸重光故土終必實現

剛才聽到項先生的報告，對我可以說有啓示也有鼓勵，同時我覺得很多地方自己與項先生的見解有相同之處，項先生說到台灣的安全問題，我想起我們是在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兩個月前，那時尼克森還沒去大陸，我們大家就在此地討論這一問題。那時離尼克森訪匪還有一個多月，大家來推論尼克森訪匪的影響，總是沒有太大的把握。當時我在座談會上很大胆地提出兩點。我說，美國今天表示要協防台灣，其誠意如何？我那時認為美國的誠意很真，我說為何真？因為今天的共匪在短期內不能也不會來打，美國與我們的協防條約，盡管其內容如何說，它是不易實際用上的，這一段我說得好像是大大胆一點，今天我聽了項先生的報告後，至少我更認為台灣的安全，除了我們本身的強大力量外，還有外來的因素，即蘇俄對匪的威脅。我們立法院同仁有一次座談到外交與內政的關係問題時，我說只要自己在內政上站得住，外交總會有辦法的，如果自己站不住，任何方式的外交，都會失敗。我今天雖然不敢說外交是內政的延長，而內政確是外交的基礎，這也是我們總統在三中全會中，要大家少談外交問題，多注重內政問題的原因。我想大家都在擔心國際情勢會如何變，其實，假如你自己站不住，國際局勢不變，你自己也會垮，如果自己站得住，那麼國際情勢即使變，我們也可以來運用這種變。所以我今天想用下列三項觀點來表示我對尼克森訪匪的看法：

尼克森訪匪之檢討

第一：上海公報是匪勝美負。我只談勝負，並沒有說美國完全垮，也不是美國一敗塗地。而勝負者如同下圍棋似的，講勝幾子，輸幾子，並不是說及全盤的子都被吃光了。今天我談匪勝美負，也分三點來說明。（一）我首先要提出的，就是尼克森說他這次是「和平之旅」，就拿這一點來說，我們看是匪勝還是尼克森勝？尼克森在公報中首先承認了周匪恩來在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上所提出的所謂和平五原則，因為尼克森這次訪匪自稱是和平之旅，而共匪要他接受的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他就沒有辦法不接受，這一來，自稱不是超級強國的匪共之國際地位，一躍而變成一個美俄以外的第三個超級強國了！匪共本來並不是超級強國，它的核子武器不够，海軍、空軍不够，生產力更遠在美國蘇俄日本與西德之下，其對外貿易以大陸的地廣人多也和我們中華民國一樣，實在不足以稱為一個超級強國。而今天尼克森這一訪問，承認其和平五原則後，把匪共的國際地位，從非超級強國而抬升為超級強國，這當然是周匪恩來的勝利，可是站在尼克森方面來說，他也說他也勝利了。因為首先他算是敲開了共匪的門，現在共匪的門不僅開了而且繼續打開着，而且雙方都承認美國要派一位高級的外交人員隨時前往北平，也就是可能季辛吉會三度、四度代表尼克森再去訪匪。尼克森認為他促成美匪的接觸算是成功了。尤其是公報中還有貿易增進、文化交流、技術合作等等，所以這次尼克森去大陸一趟，可以向美國人有所交待，可以向美國人表示，此行不是失敗的而是成功的，所以尼克森「和平之旅」，在我們看他他是失敗了，但是他對於美國人民說是有收穫的。（二）談到台灣問題，在我們中華民國人來看，尼克森是大大地失敗，幾乎是全軍覆沒，而尼克森也知道這件事對他個人的嚴重後果。季辛吉比他更知道的清楚，所以在公報一發表，季辛吉在上海立刻就對美國記者說，中美協防條約繼續有效，尼克森回到美國後，在機場再度重申對我國的防衛承諾，回到華盛頓他更立即召請參眾兩院兩黨重要人物，再三說明他決心遵守中美協防條約，並未出賣台灣。可見他也認為這件事已引起嚴重誤會。在經過他的詳細解釋後，共和黨的保守派，連代表共和黨最保守的高華德參議員也說，尼克森做得對，並沒有出賣台灣。華裔鄰友良參議員也這樣說，足以證明尼克森回國後另有一套解說。今天據我所瞭解的，尼克森所謂，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沒有異議，這不是我的主張。這種外交詞令之巧妙

，直使我們無話可說。我們是主張一個中國的，台灣當然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沒想到這句話被尼克森巧妙地加以利用了。再說，尼克森確認將從台灣逐漸撤退美軍，但是需要在緊張情勢和緩之下才撤退美軍，並不是無條件的。至於什麼時候緊張情勢算是和緩呢？他說台灣問題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你們自行和平解決之後，情勢自然和緩了，到那個時候，美軍也就可以撤退了。他向美國人說你們大家要不要和平呢？是否因為中美防禦條約而願和共匪打起來呢？美國人民當然希望能避免，所以尼克森說他的話說得很恰當。據聞尼克森更向他的參眾議員以及高級人員說，這次共匪要求是：『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省』，而尼克森說這是經他力爭以後，才使共匪有所讓步，改為「台灣為中國之一部分」。當然我說這些話不必說其來源，但是相當可靠的。可是尼克森對匪也讓步了，據說原來公報上尼氏所提為「台灣地區與越南」，結果經匪方要求「越南」兩個字沒有加上去。尼克森曾向匪說，他所指要撤退的一部分在台美軍，都是支援在越南作戰美軍的。越南情勢和緩後，他才會撤退。共匪對這一點不接受。結果美國是讓步了，採用了「台灣地區」的字樣，他向參眾議員說所謂台灣地區，不單指台灣，而且也包含東南亞在內，所以尼克森回國後，對台灣問題，對美國議員有他自己一套解釋。我們看到公報中台灣問題這一段，是海內外國人最痛心的。可是尼克森說，他必須要有一個公報，否則無以向美國人民交待，而共匪則堅持不接受其條件，則匪方就不發公報。因為公報對共匪而言並不十分重要，而尼克森則非要公報不可，所以中間這一討價還價的結果，周匪恩來算是勝了，而尼克森說我雖然是負了，還未至於一敗塗地，我還爭取了一些東西，所以在尼克森而言，他還有解釋的餘地。(三) 匪美皆大歡喜的部份。公報說，「雙方都認為，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範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這是雙方共同之點，也就是明白指蘇俄而言。而季辛吉則在公報發表後趕快聲明：『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不是用以對付蘇俄的』。剛才谷正鼎委員也說過這正是俗諺，「此地無銀三百兩，隔鄰阿二不曾偷」的作法。我認為尼克森這次訪匪公報中的這一點，頗有畫龍點睛的作用。剛才有位先生說，只有蘇俄不會問美國「你們有沒有秘密協定」。因為蘇俄沒有這樣傻。蘇俄會不知道，尼克森訪匪主要是在對付他的嗎？蘇俄不必再去問美國，除非他是

個大傻瓜。關於公報部份，我只提出這三點看法。尼克森的「和平之旅」是匪勝美負，而台灣問題也是匪勝他負，至於對俄問題，匪美雙方是同意的，而這個同意是早在尼克森去北平以前就定了，如事先不同意，那麼尼克森也不會同意訪匪，匪也不會同意接待尼克森了！

第二：核子武器為美毛俄問的中心問題。(一) 匪方突轉的可能原因，上一次座談會討論到匪俄問題時，我說為什麼去年四月七日，「乒乓外交」一下子就出現了，美國人向匪方伸手伸了很久了，為什麼共匪會突然間就展開了所謂「乒乓外交」。這說起來不是突然，似乎又是突然，一直到林彪事件發生後，周匪才說出乒乓外交是毛匪的指示，當時我總是認為可能是因為四月初蘇俄第廿四屆共黨大會，對匪共加緊壓力所致。最近在三月十日中國時報的華府通訊中有一段說：「毛共對美國態度轉變的最大原因，是俄共確實有意而且開始準備對他(匪)的核子武器設備一舉摧毀，但莫斯科當局在徵求美國意見時未獲贊可，而予以擱置」，我看到這一篇通訊後，雖特別注意，但是我覺得這只是一篇記者的專欄，不敢太過於相信，最近我們一位駐美的高級外交官，在某一重要會議中報告時，也提到這一問題，並作同樣說法。於是在另一場合，我就問那位外交官這一消息之來源，他雖避而不答，但他那次作報告的重要會議是祕密會議，他不能隨便說話，但自然也不願對外發表，所以還是相當可靠。今天美國怕蘇俄的核子威脅，一月九日美國國防部長賴德在國會中報告時已公開加以說明。這是一事實。至於匪共對於俄國的核子威脅怕到什麼程度？是否這一消息有可靠的來源？這一點在我們今天研究美匪之間勾結而發生大轉變之際，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二) 美俄間的核子優勢問題，雙方在核子武器談判中，美國想用匪的壓力，至少要蘇俄美國訂立一互利的協定。甚至於我想將來美俄在核子武器談判時，因為核子武器的擴展的防止，美俄已訂有公約外，會對匪的核子武器的發展定一限度，使美俄兩國對匪保有優勢。不知有沒有這種可能。美國本身除了與匪勾結來壓迫蘇俄以外，最近在國防預算中，曾有一個三百億美元的海底長程飛彈系統計劃的構想，要在一九七五趕着造成新式核子潛艇。因為今天俄國的飛彈數目已多於美國，而美國的飛彈基地俄國都瞭如指掌，如果美國的飛彈基地全部遭到俄國攻擊以後，美國的反擊力量就差了，而美國現在所依賴的是北極星飛彈核子潛艇。可是今天北極星潛艇飛彈的核子裝置是不夠的，所以美國現在

所有的飛彈潛艇，有三分之一隨時在港口中補充核子動力，而北極星又只是中程飛彈。所以今天美國要發展海底長程飛彈系統，一方面是要多彈頭的飛彈，能發射到六千哩的長程距離，另一方面新式核子潛艇可以一直在海中巡行，不必回到港口補充動力，使蘇俄永久掌握不到這些潛艇的位置所在地。所以美國要在一九七五年加以初步完成。美國一方面拉匪制俄，另一方面本身也是爭取時間趕速加強其核子武器實力。因此我認為美國對於蘇俄龐大的核子武力，是真正感到身受威脅的。

第三：蘇俄突擊毛匪之可能性。我為什麼在這裏稱「毛匪」呢？因為毛匪澤東一死，在大陸上一定會起相當的變化，蘇俄一定會想盡方法來利用，使將來匪共又轉而和蘇俄合作，在今天這種情況之下，蘇俄想和毛匪轉而和好是沒有多大希望的，至於毛匪何時死亡呢？我當然希望他馬上就死了，可是據傳出的李季吉報告，真是壞人一下還死不下去，可能還要一年，二年甚或拖到三年，所以我現在假定毛匪澤東要是一時還死不下去，那麼在現在情況之下，俄毛有無衝突之可能？本人在上次座談會上講過，毛匪把東南亞拿到以後，就可能對俄提出領土要求，俄毛衝突可能發生。現在我要修正我以前的看法，我們立法院有位交通車的駕駛員，有次我們在車上正談美俄匪三角問題時，他馬上插上嘴了，他說毛匪是在爭取發展核子武器的時間，只要再過五年到十年，蘇俄就吃不消了。我聽了這話以後，真覺是一語破的。今天我們知道民國五十三年毛匪才舉行第一次核子爆炸，今年元月七日舉行第十三次核爆，據說它已經有中程氫氣飛彈，核武器的發展是幾何式的進展。匪共為甚麼要勾結美國，因為假定再有五年或十年，到時候它的核子武器發展可能到和蘇俄差不多的力量，它說話的力量也就增大了。所以今天的蘇俄會不會這樣優，要讓匪共核子武力發展到和他一樣龐大呢？我想蘇俄以其兇狠的國民性以其共黨的橫暴性，以及瞭解美國對蘇俄不可能先下手。蘇俄對匪共先下手突擊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現在看，美匪愈勾結得緊，共匪核子武器的發展愈加成功，蘇俄愈是可能挺而走險。其採取的方式並不是使用武裝部隊進攻共匪，它只要發出其強有力的核子武器，在半個小時以內就可以把共匪核武器基地加以摧毀或破壞。只要美國能夠諒解或有所顧忌，在蘇俄動手之時，美國不加插手，蘇俄即可成功。所以蘇俄在衡量其冒險的得失以後，毛匪在位一天，蘇俄為了核子武器的利害衝突及成敗問題，極可能先

將毛匪的核子武器加以破壞摧毀，同時也利用軍力在向我國的新疆、內蒙推進，藉所謂民族獨立自決之名，扶植傀儡政權以為對匪的屏蔽。

末了，我要談及中美協防條約與我國光復大陸的問題。諸位先生，現在我說光復大陸，這其中包括使用武力反攻大陸在內，也可以包括大陸同胞反毛活動爆發以後，我們立即給予軍事援助合力推翻匪共政權在內。說到中美協防條約，我認為美國一定會遵守，並誠意遵守，為甚麼美國一定會遵守呢？因為我們對美國還有其助力。在美國的國防上來說，今天美國的西太平洋防線是日本、韓國、台灣和菲律賓，如果美國失去台灣以後，美國就沒有辦法維持這一防線。所以台灣是美國國防上必須要防守的一個重要據點。同時美國也要維護其立國之國格。今天美國立國已快二百年了，它從來沒有自己撕毀過任何條約，尼克森今天看到美國大多數人民對我們所表示的熱切同情，為了他今年的選舉，他也沒有辦法放棄中美協防條約。而同時據說尼克森這次回國之後，見到與中美有深切關係的人，都顯然有尷尬的表示，因為他內心上對我國，多少有點感情上的歉疚。所以在我看來，中美協防條約的存在與遵守，在世界局勢無重大變化時是沒有問題的。其次我認為共匪一時也不會來大舉進攻我們。共匪今天要想以武力來攻打台灣絕不是簡單的事。凡是到過金馬的人都知道，金馬兩地防禦的堅強絕不是共匪可以短期拿得下來的。假定共匪今天要進攻台灣，蘇俄在北方是會乘機而動的。以今天我們強大軍力，再加上美國協防承諾，共匪若真來進攻我們，美國是沒有辦法不採取軍事援助的。所以我個人認為今天匪共進攻台灣的可能性小。而我們本身對光復大陸，則歷來都是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原則，我們的反攻要與大陸反毛情況的成熟來相互配合，採取行動，並不是單以我們台灣六十萬大軍去攻佔大陸的。這一點我們瞭解之後，今天只要我們加強努力，加緊準備，如何做到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促成光復大陸時機的早日成熟。

最後我想把 總統在三全大會閉幕時的一段話，引來作我們的結論，總統說：『眼前的國際局勢在激烈地變化，我以為變總是好的，因為只有變，不論是敵友之間的變數，亦或是我們創造時勢的變數，只要把握住這種變數，就能推動革命的浪濤前進。』也就是說只要我們把握住住國際局勢的激變，我們要革新，要莊敬自強，就能夠推動革命浪濤，前進成功。誠如剛才項先生所說，本人也是絕對樂觀的。我覺得我們一定要回大陸去，跟着六十

萬大軍打回大陸去。只要遵照 總統指示，把握當前變局，創造良好時機，我們一定能够回去。這是本人的一點淺見，敬請各位指教。

趙先運先生：

視為美國對華政策歷史暗潮的反動

對「台灣問題」鮮有作成默契可能

一、高層秘密外交的一例：

美總統尼克森在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間，到中國大陸進行訪問共匪活動，由座機於上海着陸到由上海起飛返美，共逗留大陸七天，凡一六九小時二十分。尼氏在此期間的表面活動，都已見於公開報導，如與毛澤東會見一次，與周恩來舉行正式和非正式會談七次，參加正式宴會四次，以及參觀長城、明十三陵、故宮、遊覽西湖等等；但對各次會談所涉及的問題，會談過程中所曾作的折衝等等，却絕對保密。其半明半暗、有明有暗的情況，自成高層秘密外交的一例。

由於秘密外交經常犧牲第三者的利益，謀求所謂國際權力的平衡，而毛共又為我絕無妥協餘地的敵人，我們對尼克森訪問毛共及其與毛、周恩來的實況，給以充份的、客觀的注意和討論，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二、尼克森訪匪可視為美國對華政策歷史暗潮的反動：

這股暗潮的脈絡大致是：杜魯門政府在毛偽政權成立的初期，只是因為韓戰爆發和毛共直接介入韓戰，才改變它對毛共的政策，而認識到支持國民政府，使其成為毛共的敵手，合乎美國的利益。艾森豪政府除掉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臨時性，把不承認毛偽政權和支持國民政府，固定為美國長期的基本政策。甘迺迪政府繼續執行艾森豪政府的政策，但是，他對這項政策所根據的前提條件之一，即認為毛偽政權一個過渡階段，發生懷疑，並認為美國終必有一天要同毛偽和解。於是，美國的對華政策，便潛存有一項矛盾，即支持我政府而又希望與毛偽和解。詹森政府在解決此項矛盾上，無所作為。他似乎相信只要美國立場堅定，毛偽便會體認到它絕對無法取得台灣

，而最後便會接受美國的安排。

尼克森對於艾森豪政府的對華政策之符合美國的利益，自必有充份的瞭解。尼克森當選美國總統以前，也曾多次公開以議員、副總統和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表示他對共黨的侵略、擴張的本性，具有充份的瞭解。但是，尼克森政府所領導的美國，乃是一個大部份人口飽受越戰苦惱的國家；美國輿論在國際姑息逆流沖擊下，又漸誤認只有解除毛共的孤立，才能解決亞洲問題。而匪、俄關係的持續惡化，又不免引起美國從中運用，求取權力均衡，以謀國際局勢一時緩和的幻想。在這客觀形勢下，打開與毛共直接對話的渠道，雖不一定是事所必須，却也較前具有肆應國內外情勢於一時的現實需要。

尼克森赴大陸訪問毛共的決定是錯誤的。其錯誤在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無力導引其國家繼續遵行二十餘年的正義大道，反而受歷史暗潮反動的衝擊，而自亂步驟。但是，正唯尼克森此一錯誤行動乃受歷史暗潮反動所衝擊，他便不可能對毛偽作出實質的讓步。我們今日與其對此既成的錯誤多所責難，反不如鼓舞尼克森原本具有正義勇氣，倒助美國政府抗拒、消弭此一歷史暗潮，對維護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和世界和平，更具積極意義。

三、尼、周在「台灣問題」上鮮有作成默契的可能

上海公報在所謂「台灣問題」上，使用的詞句，特別具有含混性，國內外人士在此公報發表後，因乃對於尼、周在所謂「台灣問題」上有無其他默契，多所猜測。個人認為對於此一問題，雖應給以高度的警惕和注意，但其實際的可能性甚少：

第一，直接出面作成尼克森赴中國大陸訪問的季辛吉，於「公報」發表後，在上海招待記者，即謂美國不放棄協防台灣的義務。

第二，美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葛林，在尼克森訪問日程結束後，立即赴有關國家謀求諒解，並重申美國履行各項雙方條約的保證；其間且每保證美國對於台灣的協防。

四、尼克森訪匪對於世局的影響：

(一)毛共已因美總統赴大陸訪問而獲實利。周恩來去年十一月廿日對英國泰晤士報記者馬克斯韋爾說，「尼克森自己找上門來，說他願意到北京來談判，我們就請他來談。現在談判還沒有開始，可是聯合國我們已經進去了，

這就是勝利」；另說「聯合國表決的結果，我們沒有料到來的這麼快」；便是具體的說明。但蘇俄因受美與毛共對話的刺激，加強對毛的壓力，如周恩來所說蘇聯在尼克森訪問毛共公告發表後，「急急忙忙向印度簽訂了擺在蘇聯外交部抽屜兩年的蘇印條約」，便是具體事證之一。尼克森赴大陸訪問對於大陸人民和共幹思想的衝擊，對毛共也極為不利。

(二)美國反越戰浪潮和左翼勢力對於尼克森政府的攻擊，因尼克森赴大陸訪問而趨於低潮，由而減低尼克森在內政方面的壓力，並因此而增大尼克森當選連任的公算，此對尼克森政府自屬有利。但其因此而造成自由世界陣容的更混亂，使已承認毛偽的國家為謀改善關係而對毛偽更多遷就，使尚未承認毛偽的國家改變立場而與毛偽建交，使堅決反共的國家信心動搖，更使美國盟邦普遍失去對於美國的信心。亦自有其不利的影響。

(三)蘇俄因美與毛共直接對話而更增強其對美與毛共的猜忌。其與印度簽訂友好條約，實際鼓起印度對巴基斯坦作戰的決心。印巴戰爭因乃可說是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所促成。美、蘇關係勢將較前緊張。尼克森預定本年五月訪問蘇聯，其目的自在化解蘇聯的猜忌。但俄、毛之間短期內既難有緩和關係的可能；蘇聯近年在亞洲擴張勢力又已取得相當可觀的利益；美國實無居間緩衝的可能。尼克森對俄、毛兩面勾結的手法，亦難奏折衝美、匪、俄三角矛盾的效果。

(四)英國加入西歐共同市場以後，西歐已自成世界一大勢力。日本因受尼克森訪問毛共的刺激，脫美自成勢力的趨勢已較前顯著。而英國在尼克森訪問毛共以後，迅即改變立場與毛偽達成外交界格的協議，日本承認偽蒙、與北越建立貿易關係、加強對蘇勾結，環毛偽建立據點，亦正着力提其與毛偽對話的地位。世界矛盾的焦點，因此乃逐漸集中於中國。此一情況雖或一時增加毛偽的聲勢，但毛偽肆應世界矛盾的壓力，亦極為艱難。善自把握此中的變數，實較前此更多有可資吾人運用的時會。

雷松生先生（書面意見）：

共匪咄咄逼人美國低首下心

美國共匪之間顯然攻守異勢

尼克森訪匪之檢討

尼克森的中國大陸之行，使我聯想到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艾森豪總統的訪問中華民國，令人不勝感慨之至。尼氏此行，却是「史無前例」的。他打破了適用於國際關係的一切傳統規則與實例。為着與一個無正式關係的政權，進行磋商，他儘可以派遣特使或外交行政的首長，他儘可以選擇一個第三國，作為談判的地點。然而他竟以大國元首之尊，移樽就教，不惜貶損威望，而自甘於下風的地位。這是在國際政治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至少在尼克森連任總統以前，美國與中共，似乎還會以這種異乎傳統的、次於法律承認的方式，繼續進行其關係。

任何會議或會談，往往於結束時，發布一道公報。也有不先發布公報的，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月的五國外交部長會議，即其一例。公報不是「議定書」，不構成國際法上的「條約」，因而也沒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尼周公報」自非例外。但是，它仍然是以草擬條約的技術，而予以寫定。譬如中文本裏的中共聲明在前，美國聲明在後，英文本裏的美國聲明在前，中共聲明在後，便是國際法裏的「輪流先簽制」Alternat的適用。又如美國與中共的分別聲明，表面上雖然是各說各話，但是，其措辭造句，無不是互相推敵以後的結果。這也是磋商條約的方式。如果不是字斟句酌，尼克森不致於熬夜到次晨五時，他也不致於創制了「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一語。很明顯地，中共不允許他使用「中華民國」字樣，當然更不允許他提到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如季辛吉所透露的，季氏自己便是奔走於尼、周之間的聯繫人。整個公報給與讀者的感想是：中共「咄咄逼人」（如「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而美國則「低首下心」；美國與中共之間，顯然是「攻守異勢」。

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原不是周恩來一個人的創作。但是，若干年來，竟成了周恩來的專利品。聯合國的多數會員國，一直諱言所謂「和平共存」，而另外擬定了一套原則，稱為「友好關係與國家間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其目的即在取代所謂「和平共存五原則」。美國既然是聯合國的主要會員國，而中共現在又僭奪了我們在聯合國的席位，如果它們在公報裏共同申述聯合國的上述原則，豈不是順理成章之事。季辛吉輕描淡寫地說：美國原不反對該五原則的內容，自不妨予以同意。殊不知同樣的法律規則，納入於不同的政治體系裏，便具有不同的意義。尼克森的這次隨從中，沒有法律家

，供他的諮詢，而季辛吉至多只是一個政治學者。無疑地，這是尼克森對周恩來所作的讓步之一。

在特殊問題方面，美國與中共對於越南、日本、與韓國的立場，都頗為尖銳地針鋒相對。特別是日本問題上，美國聲明「繼續發展既存的密切結合」，這應當是包括日美安全條約而言。而中共却要求一個「中立的」日本。唯有在所謂「台灣問題」上，美國的立場，最為軟弱。公報中有關「台灣問題」的兩段，頗多少推論與煞費疑猜之處。但是，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下列兩點：

(一)美國聲明關切並展望着「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即是強烈地暗示到：不得在台灣海峽使用武力，間接地答覆了中共所提到的「台灣的解放」。

(二)美國所宣稱的「隨着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云云，從上

下文看來，應當是指台灣地區而言。但是，季辛吉對記者的解釋，却是「一般的地區」，而不特指「亞洲的任何特定部分」。意者在台灣的八千餘美軍，原是為着越戰而服務的。「地區」一詞，至少應當包括越南在內。並且，無論「地區」一詞的範圍如何，緩和其緊張局勢，端在中共之繫鈴解鈴；已否緩和，自應由美國的五角大廈予以判定。

從尼克森的整個訪問看來，在宣傳上，美國與中共，都獲致了很重大的效果。在國內政治方面，尼克森連任總統的可能性，更為增強；從北平的歡迎場面看來，周恩來自亦有其躊躇滿志之處。在國際政治方面，強有力的跡象，顯示着美國似乎已經說服了中共，不復視所謂「台灣問題」的解決，為目前第一優先的先決問題，而阻礙着其他談判的進行。事實上，兩方在巴黎的磋商，業已開始。我所擔心的是：如果尼克森連任總統，他可以較前更為放手做去，他又將作出一些影響深遠的驚人行動。

主席結論：今天的時間已經超過了一點，在座的各位先生還有許多人尚未發表高見，希望都能用書面來發表。

依照我們的慣例，每一次座談會，做主席的人都要講幾句話做結論，可是像今天這樣多的寶貴的意見，洋洋大觀，美不勝收，實在是無法完全歸納。不過既然要做一點結論，那麼，我只好就各位先生發表的高見，以及我個人看到的，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希望各位先生指教。

我想根據今天的討論大綱來講，就第一項來看，關於高階層秘密外交的利弊問題，我想這很容易解答的，我們知道在從前的時代，所有的外交，差不多都是秘密的，公開的外交很少。但是自從第一次大戰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先生，才首先提出反對秘密外交的理論，從此以後，秘密外交也就減少了許多。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不但有秘密的外交，而且高階層的秘密外交，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以及我們的總統，都開過許多高階層會議，當然其也有公開的，也有秘密的，而尤其我們深深感受秘密外交的影響，就是雅爾達密約。這一密約乃是使我中華民國失去大陸的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因此，我們反對秘密外交，尤其反對高階層的秘密外交。高階層秘密外交一定有不可告人之隱，甚至可能包含着危害世界的陰謀，我們無疑的要加以反對，以免產生莫大的禍患。

第二點，是關於尼周聯合公報，顯現什麼？隱藏什麼？這個問題我想顯現的不用講了，大家都看見了。至於有無隱藏呢？我想其中必有隱藏，那是毫無疑問的。前幾天有兩個跟隨尼克森到過大陸訪問的美國記者，到本所來舉行座談會，我們問他們究竟除了公開的公報以外，有什麼秘密的協定沒有，那記者也很坦白的講，他說秘密協定恐怕是不可能，但是什麼默契可能是有的，所謂 Tacit Consent 可能是有的，那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所謂暗盤、諒解、等等。至於他們的默契究

竟在什麼地方呢？依本人的看法，也是剛才各位先生談到的，他們對於蘇俄的態度一定是有秘密的默契。我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尼克森去大陸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聯合共匪對抗蘇俄，這是大家了解的，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如果說尼克森到了大陸去，同共匪會談，對於這個主要問題不談，或者一點結果也沒有，那麼，尼克森等於抬花轎把新娘子丟掉了是一樣的了。但是在公報上却一字不提，我認為正因其不提，格外使我們懷疑他們必有默契。其次，大家最關心的，對我們中華民國有沒有默契呢？現在有很多先生都表示，可能不會有很大的默契，為什麼緣故呢？如果它是有默契，就不會發表兩種不同的聲明，你講你的，我講我的。當然尼克森的聲明中間很軟弱，裏面的措詞非常的含混，都是用邏輯上的所謂不定的詞句來表達。前幾天在本所的一個研究會報上也討論過這一問題，我曾說尼周公報中的妙處就是在美方的聲明用含混不定的詞句，為什麼呢？比方講中國，不講中華民國，也不講「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以中國出之，就是妙處所在。還有，關於撤軍的問題，他們說要看緊張情況的和緩，以及所謂要看那一個地區的情況如何，其中所用的詞句，都是非常含混，而不確定。例如所謂地區這一名詞，美國人說不是指台海地區，而是指整個亞洲地區。因為沒有顯明指那一個地區，才給美國人有主動來解釋的餘地。還有，所謂的情況和緩不和緩，那個解釋權也是在美國不是在共匪。由這種情形看起來，儘管我們罵尼克森不夠朋友，但事實上，他還是留了一手，如果他接受共匪的主張來作聲明，我想今天的局面就更壞了。

第三點，關於美國的毛共政策對世局之影響，我想大家都講得很多了，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看法，今天這個世界打破了所謂 *balance of power* 的情況，但是共產與非共產的矛盾的矛盾打破了沒有？我看依然如故。儘管美國想要和平解決這個問題，認為「對抗時期已過，談判時期已臨」，然而事實上，共產國家不是能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存到底呢？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儘管尼克森想拉攏共匪，想要把世界均勢重行調整，然而實際上無法解決雙方的基本矛盾，由於基本矛盾之存在，所以東西冷戰也絕對不能消逝。因此，我認為我們中華民國的反攻復國目標，在原則上絲毫沒有錯誤。而且我們也相信，共產集團內部目前雖有鬥爭，可是他們最後的目標還是相同，也沒有變更，換一句話說，匪俄依然還是以埋葬美帝為最終的共同目標。因為有這個客觀的事實存在，所以不管目前將產生一些新的危機，或不利的情形，但是只要我們自己能夠站得住，那就對我們中華民國不可能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美國如果放棄了真正反共的國策，或者匪俄放棄了赤化世界的目的，那就又當別論了。否則，由於我們的基本國策是正確的，那麼儘管有些壞的影響，也不會影響我們的基本。這一點，我想不曉得是不是各位可能有同樣的看法。

最後，講到我們的態度與立場的問題，我想各位已經講得很多了，我們的立場很簡單，我們還是繼續維持我們的國策。不過，國策雖然要維持，但是我們的做法呢？却一定要變。因為整個局面變了，你怎麼不變呢？我們過去的口號以不變應萬變，事實上，不變怎麼樣可以應萬變呢？所以，剛才幾位先生也說過，我們要求新求變，以變應變，這是真的。不過我們却要萬變不離其宗，質言之，就是我們的國策永遠不能變更。我想這一點，應是大家共同的想法。